現代評論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新聞紙

第八卷第二〇六七八期合本

每星期六日出版

民國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時事短評

英日同盟說（文）

黨治與法治　彭學沛

鹽務稽核制度與善後五厘金幣借款　白一

日本無產政黨合同運動的進展　王鑄時

文以載道的問題　雪林女士

楚辭九歌與古代河神祭典（三完）　雪林女士

譯羅蘭姍詩　馬特

Hsien Tai P'ing Lun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8, No. 206, November 18, 1928.

編輯通信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發行所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代售處　上海及各處商務印書館及各大書坊

印刷所　上海牯嶺路餘慶里太平洋印刷公司

報價　零售　每份大洋五分

第七卷合訂本出版了

從157期至182期合訂爲第七卷，卷首有總目錄，卷末有人名索引及標題索引，定價一元二角。香港及歐美一元六角。郵費在內。

除第一卷合訂本早已絕版外，其餘第二三四五六卷合訂本及第一二三週年增刊也多售缺，現由本社設法自北平運到存本，並分寄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各大書坊從新發售，惟爲數均不多，此次一經售完，即不再售。欲補購者務請從速。

發行所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上海 太平洋書店

新書出版

中山出世後 中國六十年大事紀 半粟編著 全一册 布裝二元四角 平裝二元

勞動問題與勞動法 李劍華著 定價一元

財政學新論 馬場鍈一著 李祚輝譯 定價九角

日本併吞滿蒙論 細野繁勝著 王慕甯譯 定價一元

建設聲中的幾本新書

商務印書館出版

新中國……朱有光譯 定價一元

英文中國問題裏的幾個重要問題……唐鳴時譯 定價二元五角

中國衛生行政設施計劃……胡定安著 定價五角

中國幣制問題……金國寶著 定價一元二角

海關權與民國前途……金葆光編 定價一元

馬寅初講演集……[illegible] 定價一元

全國教育會議報告……大學院編纂 一元八角

教育中心中國新農村之建設……王駿聲編 定價七角

時事短評

日英同盟說

在中國對於列強分別進行修約交涉之中，從外國方面，喧傳英日同盟復活的風說。日英同盟，現在不能成問題，因爲他們已沒有共同的假想敵。至於對付中國，則割雞焉用牛刀。但是日英兩國同盟固屬誇大其詞，協調則大有可能。而證以日本外交家內田康哉之赴英及英國各派報紙之一齊注意討論此事，則可以推定此中必含有重大的政治意義，而不可以當做僅僅日人的宣傳作用，對華恫喝手段看待。我們要知道歐戰以後，列強實行對華協調政策以維持他們在華特權地位。日本政府近年也深感協調政策之有利而公然主張。列強協調是中國的不利，是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大障碍。從國民革命軍發展到長江以來，有的外國鑒於中國情勢之變遷，漸漸變更傳習的對華方針，對國民政府爲單獨的協定。尤其北平打下以後中美關稅協約訂立，實爲打破列強協調最有力的一步，從此列強協調，似乎不復能維持，而中國在修約交涉上，進行大爲便利。這當然是最要維持在華特權地位的英日兩國所最不願有的事。尤其日本現在對華交涉抱着特別頑固的態度，自然利有他國的協調。所以英日協調之成事實，的是意中事

，而於今後我們的外交有大影響。我們應當注意今後情勢的發展，力謀破壞這項事實。現在英使藍博森抵滬，日本重要的政黨首領床次竹二郎也啓程來華，我們要使他們目擊國民革命運動的趨勢，知道他們維持傳習的對華政策不是永久的利益。我們內政上儘有很多缺點令人不滿意，我們對外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方針，則是大家一致，確定不移的。我們決不許外國利用我們內政上的缺點爲口實，而以他們的協調爲手段，來擁護他們在華的特權地位。他們的協調，可以增加我們外交的困難，但決不能根本破壞我們國民革命的大目的。（文）

黨治與法治

彭學沛

聽到法治的論調，便趕快來附和，而言外往往流露出那僞善的陰險的冷語，好像是說：「黨治什麼哪！還是法治好哪！」這是反革命者的法治論，暫且不去管他。但是他方面又有些愚忠耿耿的黨員，聽到法治的鼓吹，那還了得？勃然大怒說：「法治！難道黨治就不要了嗎？」這種錯誤我們便不能夠隨便看過了。這個錯誤的來源就是因爲他們把法治看做黨治的對待名詞，以爲法治就是非黨治，黨治就是非法治，其實不是那樣。法治是維持社會秩序的一般原則，黨治是政權發動的一種方式，法治不妨礙黨治；黨治不妨礙法治。無論是什麼黨治，假若社會秩序仍然要維持，便不能不用法治，就是自稱共產主義的蘇聯，她也不能不有憲法和種種法律，他們於普通的民法刑法等等而外，還有勞動法土地法森林法等等，他們的法恐怕比別人還多些。就是到了無政府主義的時代，若要社會秩序不亂，便也不能不有共同遵守的規則，成文也好，不文也好，都是法律。所以黨治和法治雖然偶然同有一個治字，然而是兩個代表不同的概念的名詞，不是「甲」「非甲」一樣的對待名詞；法治比方是猪肉，黨治比方是火腿，吃火腿的人不是一定要反對吃猪肉。

沒有法治便沒有眞正的黨治，中國人就是遵守不慣法治，所以黨治也不易行得名符其實。這毛病是因爲沒有遵守法律，嚴守法律的習慣。

在近代的法治的國家，一切的一切都是拿法律來做準繩，逢到大小事情都要去請敎法律。那無言的法律却一天到晚在那裏發號施令口講手畫。在中國大家就沒有這個習慣，平常儘管提倡法治，到了處理一件事情的時候，又把法律忘記了，又不去請敎法律這位老師，而去諮詢「面子」「人情」「利害」這些嬖倖的侍從了。比方最近上海發生的鴉片煙案，到現在還沒聽到依照法律雷厲風行地去辦，只看見今天一個「大員」來窺一窺，明天一個「大員」來瞧一瞧，這事關係內政外交，尤其是希望政府注意的。

法治行不通的習慣上的障碍很多。比方這一種習慣：凡是一個大小的機關，必須把一個有實力的大人物來做首長。不如此便辦不通。何以辦不通？第一拿不到錢，第二你的對外交涉和請求人家不理。因爲中國一般人不說這個機關是政府的一部分，每月應領多少經費，職權上應辦什麼事情，旁的機關對它有些什麼協助的義務，那通統不管。上頭的人說：那機關不是我的，不去管他；旁邊的人說：那機關的交涉和請求不理他他也不能把我怎麼樣，不去理他算了。因此許多機關都不能充分行使職權，許多事都推到少數人頭上，其實是用不着的。這也就是大家忽略政府的系統，不去嚴格施行法律的緣故。

行法治的條件，第一是要訂立法律，第二尤其是要有人來擁護法律。凡是當局的人，總容易傾向於這樣想：「法治我們是曉得的！你們不要做聲，靜候結果好了！」但是這又不是法治的精神。當局少數人的精力有限，視聽有限，稍不留心，不知不覺地自己就跑出法治範圍之外去了。要訂立妥當的法律，必須讓人民有各表意見的機會，要勵行法律，尤須使人民有督的權利。所以在普通的國家，法律的保障在人民，在黨治的國家，法律的保障在黨員。各級黨部和黨員的意思表示，即是黨治國家裏法律的社會的保障，除應當引導進於正軌之外，是應當竭力獎勵的。假若一國之中不但人民鴉雀無聲，連黨員都三緘其口，必致上下壅蔽；法律不合民衆的要求，政府不得而知；法律成了具文，政府亦不覺察；於是口誦於法治之文，而神遊於法治之外矣。所以要勵行法治，必須使黨員勇於監督，隨時指摘，而政府尤宜虛衷坦懷，博採羣見，藉黨員的耳目去延長政府的耳目　藉黨論的制裁去充厚政府的制裁，黨員的言論就是政府的鏡子，政府要知道自己的法治的儀容，最好常常照照黨論的鏡子，對於言論的取締過於嚴重，就是打破自己的鏡子，漸漸自己臉上塗了灰，也沒法子看得見了。

總而言之，黨治就是由黨來制定法律，由黨來執行法律，由黨來監督法律的實行。我們必須革除封建時代浪漫的習慣，節制自己，洗心革面，讓黨來制定法律，而後一切都交付給法律。

鹽務稽核制度的變更與善後五厘金幣借款

白一

民國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國政府財政部與滙豐，德華，東方滙理，道勝，橫濱正金五銀行團簽訂善後五厘金幣借款合同。合同共有二十一款；其中第五款是正式規定鹽務稽核總分所的設置，洋會辦職權的賦與。和指定五銀團或其他經銀團認可之機關爲鹽款唯一存放處所。從此以後，中國鹽務行政便直接間接的完全歸入客卿權力之下。每年一萬萬元上下的整個財源，財政部幾乎

不敢贊一詞；就使中國政府要去使用一部分的鹽餘，便非得乞憐式的請命於一個會辦不可。這就是鹽稅權喪失的原委，及其所發生的財政上的惡果。在軍閥政府的局面底下，坐使客卿勢力的日肆猖獗，原也不足怪異；到了一個革命政府告成的時候，這種財務行政上的惡化勢力，便須立刻把它剷除乾淨才好。

去年國民政府底定東南以後，財政部前長古應芬氏曾經呈請中央政治會議議決取消因善後五厘金幣借款所設置的稽核機關，從新創設鹽務監理局。這是財政部對于稽核關機第一次的更革。但是因為當時國民政府所能支配的鹽務機關還祇限於局部，所以這種決議對於原有稽核制度並沒有發生若何效力；不僅舊有的機關無從更革，就是六千萬鹽餘公債的新計劃，也終究根本打消了。古氏去任以後，前部長孫科氏任內，依然不承認原設的稽核機關；他的計劃是從新設置鹽務稽核總分所，並且規定以上海為總所地點；從新制訂的總分所章程，也在十六年一月八日公布了。這是財政部對於稽核機關第二次的更革。新設的稽核總分所雖然分別在各地進行，但是財政上的補助依然沒有着落，所以宋子文氏在十七年二月八日又將各地的總分所通令停辦；同時將舊有的稽核總分所宣告恢復，但責成徵收人員將稅款報解財部就是。這是財政部對於稽核機關第三次的更革。北平收復，全國鹽務都歸入國民政府管轄之下。財政部為直接支配全國鹽稅起見，所以首先將外債償還的保證和鹽款經徵的稽核截然劃分。而外債償還之中，又分稽核總分所設置以前外債之部及設置以後外債之部。於是本年九月廿六日國民政府指定各鹽區按成攤派每年解足一千萬元以為清償善後借款以外各項以鹽稅作抵之借款的用途。到了同年十一月間復由財政部公布訂正的鹽務稽核總分所辦事暫行章程；同時宋子文氏，也發表宣言聲明稽核總分所在新規章之下的職權和善後借款及其他民二以前各項借款的分別清償方法。這是財政部對于稽核機關第四次的更革。

在這四度的更革時期當中，中國政府實在已經竭盡委曲求全之能事。然而帝國主義者之三國政府依然替他們保護下的銀團方面硬說國民政府此種更變財務行政機關的舉動，是一種片面的破壞國際協定之行為！對於宋子文氏的聲明書，他們也發出一通對抗的聲辯。據上月廿九日申報北平專電，財政部已允每年加撥四百萬元作為償還其他借款本息的用途。共計便是一千四百萬元。因此，還剩下，日本一方面的不能同意于中國鹽務新章。

鹽稅權的喪失已經十五年了。從理論與事實上看去，都是早就應該把這喪失的鹽稅權收回！

第一從鹽款清償外債的實況觀察。稽核總所設立以後，頭兩年的鹽稅收入，却是大半作為支付庚子賠款的用途。而支付善後五厘金幣借款的息金用途，也只民國四五兩年比較的鉅大（註一）

，四年支用約七百萬元，五年支用約千二百萬元。民國六年善後借款息金的清還，除由鹽款項下撥付約六百萬元外，餘三百餘萬元係由關稅撥付。從此以後善後借款每年百二十五萬鎊的息金，便大部分由海關收入撥付。這是從下列一表可以看出的。

民國三年至十四年清償以鹽稅作抵各外債之實況：

	庚子賠款之部	善後五厘金幣借款之部	其他各項借款
三年	一三、五〇五、八三三元	—	七、六〇〇、七三九元
四年	二三、七八七、四六三元	六、九三二、二六三元	三、八七九、三五七元
五年	一〇、〇七一、三七一元	一一、五八〇、六八一元	三、二五九、八五三元
六年	—	三、六二〇、三九二元	二、八九三、〇〇四元
七年	—	—	四、一七三、三七六元
八年	—	四五三、六六四元	一一、一六八、〇九六元
九年	—	一、九一六、一四五元	一一、九六〇、〇一一元
十年	—	二、四八三、〇二七元	三、〇四三、三〇三元
十一年	—	—	八、〇五一、四一一元
十二年	—	三三、六三二元	九、四六六、七三四元
十三年	—	—	八、一一一、七七、六元
十四年	—	九七、八八〇元	七、六九四、二八六元

以每年一萬萬元的中外鹽稅收入，事實上並不用以擔保善後五厘金幣借款本息的清償，而仍然聽任寄生於該借款合同的稽核會辦去操縱把持，專遍世界，那裏還有這種怪現象哩！

第二從借款合同上觀察。合同第四款裏面。明明地規定擔保品改爲關稅收入以後，鹽務收入除用以清償舊日以鹽稅作抵各項外債之本息外，餘款當全部交還中國政府。下面就是第四款的節文：

「此項借款額及關係此項借款之墊款之本利，除鹽務收入按照本合同附單所開（係附單第三）業已指定爲從前借款債務之擔保未經清還者外，即以中國鹽務收入之全數作爲擔保。此項借款……契約內載明。

倘若將來海關每年所收款項，除已經指定作爲擔保從前債務，或以後因修改海關稅則而裁去厘金凡現存合同指定他項債務歸該關稅擔保者，除應付各款項外，若仍有餘款，即默認並商訂餘款應儘先作爲本借款之擔保，用以償還本利；因此而鹽務收付所有盈餘之款，應如數撥歸中國政府，用以辦理他項事宜。」

民國二年以前以鹽稅作抵各借款的清償保證是中國政府財政部專有之責任，自不勞寄生于善後借款合同之下的洋會辦去代辦償還事宜。而合同上第五款所賦與稽核洋會辦的職權又因擔保品的移轉隨而消滅，于是第五款的規定完全失效；假如洋會辦仍舊

繼續支配鹽務收入，那便是超過合同上的規定。超過合同上的規定，中國政府自然可以隨時制止或伸縮之。況且民國二年以前以鹽稅作抵各項借款，業已由國民政府另指專款償還，這還不算是中國政府的十分讓步嗎？（註二）

第三，從中國政府對於財源的關係觀察。凡是獨立國家，自不可以外國商人而代管國內各種稅款收入。卽令有商人承募的外債關係，也只能說到債權確實為止。現在中國內政統一，國家地位自然不能和從前軍閥時代相比較，稅權的恢復確是一樁絕大的事件。關稅可以宣布自主，鹽稅權更是早就應當隨着擔保解除的關係恢復它的本來面目。所以國民政府財政當局這回的宣布變更鹽務機關系統，是一件遵照合同極正當的舉動，並不能指為破壞國際協定各條款的片面行為。

上面所說的是鹽稅權應該收回的三種理由。

至於產生鹽稅權喪失的大借款事件，更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根本問題。列強對華向來以侵略為目的。並不顧慮到當時的民意如何。當大借款發生的時候，兩院和人民反對的聲浪瀰漫全國。現在的國民政府更是有它的特殊立場。國民政府在修正舊政府所訂一切關係的工作當中，大借款是一樁應該嚴加去取的事件。論此項大借款的用途，不必細說，自然是拿來鎮壓當時的南方革命黨——就是現在的國民政府。論此項借款的損失，合華銀達五萬四千餘萬元（註三）。現在的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僅僅把稽核制度變更一下，他們便已叫囂不休，如果從根本問題說來，僅僅變更還不到能事呢。

（註一）合同規定從起債之日算起，第十一年才開始還本，這就是民國十三年七月一日起。

（註二）善後五厘金幣借款合同的附單第三件，所開列民國二年以前以鹽稅作抵各項借款，共有十二項：（一）一八九八的英德借款；（二）一九〇一的庚子賠款；（三）一九〇七的湖廣總督借款；（四）一九〇八英法借款；（五）一九〇九的湖廣總督借款；（六）一九〇九湖北省公債；（七）一九一〇直隸省公債；（八）一九一〇湖廣總督借款；（九）一九一一金融借款；（十）一九一一湖廣鐵路借款；（十一）一九一一湖北銀公債；（十二）一九一二五厘金幣借款。這十二項借款，有的始終不曾發行，有的業已清償，有的仍在繼續清付。

（註三）二千五百萬鎊的借款，除折扣二百五十萬鎊，六厘經理費一百五十萬鎊，滙入滙費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二鎊，共所得只二千零九十七萬零三百六十八鎊。償還方

面，本金二千五百萬鎊，利息四千二百八十五萬零八百一十鎊，千分二五元經理費十六萬九千六二九鎊，滙出滙費八百五千五百五十鎊，共付六千八百十萬五千九百八十九鎊，收付兩抵共損失四千七百十三萬五千六百二十一鎊。（參看周宏業善後借款評論）

十七年 十一月，廿五日，於上海。

日本無產政黨合同運動的進展

王鑄時

現為使讀者易於明瞭日本無產政黨合同運動起見，不得不先將日本無產政黨的歷史及其分野概略的敘述一下。

日本無產政黨濫觴於大正十四年（即民國十四年）的農民勞働黨，但結黨不過經過三小時，即遭政府的禁止，不幸短命夭亡。繼其後而起的，就是舊勞働農民黨。所以日本的合法無產黨，要以舊勞働農民黨為嚆矢。但自從分裂為社會民衆黨日本農民黨日本勞農黨及舊勞働農民黨以來，足有三年了。在這四箇無產黨當中，社會民衆黨及日本農民黨是右派；舊勞働農民黨是左派；日本勞農黨則居於二者之間，我們可以稱牠為中間派。而左派的舊勞働農民黨又因內部左右之爭鬪，致遭政府的解散，現又分裂為無產大衆黨及新黨準備會。新黨準備會是舊勞働農民黨的嫡系，牠是要重新組織勞農黨的。如若我們說無產大衆黨是無產政黨的左派，那末我們可以說新黨準備會是無產政黨中的極左翼。

無產政黨由一箇分裂為四箇，為五箇；自分裂以到現在，各立於各的所謂「黨的指導精神」之下，保持對立的狀態，互相傾軋，互相敵視；但另一方面，又因感覺戰線不統一的不利，大有捐棄小嫌，趨於大同團結的傾向。這種傾向醞釀已久，只因各派對於這箇問題意見難得一致，以致不能得到什麼結果。到了最近，這種運動又已抬頭了；無產大衆要求大同團結的呼聲，一天高似一天，合同問題已成為日本無產政黨的一箇重要問題了。日本無產諸政黨固然因彼此的思想，主張，戰術不同，又難以感情作用，看來似難合作；但在代表無產階級與有產階級的既成政黨立於反對的地位這一點上，利害總是一致的。還有一層，日本的無產政黨較之歐美各國發達得極遲，勢力不用說是非常的薄弱。即不分裂以之對付既成政黨，猶嫌力量太小，何況現在的情形，支離破碎，各自為戰，其不利可想而知。所以倘若無產政黨要脫離現在這種僵局，打開一箇新的局面，使無產政黨成為一箇強有力的政黨，那末舍大同團結外，別無他路。不過無產政黨到底能不能合同，合同能到一箇什麼的程度，那我們還得要看各黨對於這問題最近所持的態度如何而定。

一，合同問題與日本農民黨的態度，

日本農民黨是組織在限於農村的無產者，即農民的基礎上面與別的立於全個無產階級上的無產政黨迥然不同。所謂「農民到農民黨去」是這黨的組織原則。在本年四月六日的農民組合合同協議會上，日本農民黨一派的全日本農民組合同盟對於都市無產者的政黨，主張組織獨立的農民政黨，以為合同的交換條件，終致退出合同協議會。自此以後，日本農民黨對於合同問題。毫沒與聞。

二，合同問題與社會民衆黨的態度

社會民衆黨對於合同問題的態度，牠的機關報社會民衆新聞表示得很顯明：

我們若徒事名義上的合同，對於有產階級政黨的鬥爭力決不會增加，否，不但不會增加，反而使內部愈加紛糾，減殺我們的戰鬥力。

舊勞農黨日勞黨社會民衆黨，嗳，你們各基於你們立黨的指導精神，勇往前進，不要左盼右顧。那末，依適者生存的原則，最能適合於日本無產大衆的指導精神之政黨，終能統一其餘的政黨，得到最後的勝利。

無產黨合同，日本勞農黨及舊勞働農民黨屢次提議，且極力主張之；社會民衆黨則以時期尚未到來，正在等客觀的形勢發展到合同的可能，所以專在糾合右翼的勢力，……。他們在議論那事實不可能的無產黨合同問題的時候，我社會民衆黨已完全糾合全國右翼勢力於黨下了。

我們若正確觀察現在的戰線，則和戰線的統一只在同一傾向的組合或政黨間，才是可能，我們亦 力主張之。

這樣看來，社會民衆黨對於合同的見解，雖不反對戰線的統一；但戰線的統一，據社會民衆黨的意見，不管是政黨的場合，或是組合的場合，要在同一的指導精神之下，同其傾向的要素之間，方能辦到。而在現在，各黨有各黨的指導精神 傾向既殊，其不能合同，亦勢所必至。所以要求戰線的統一，則必使各黨的指導精神自由競爭，依適者生存的原則，以淘汰不適宜的指導精神，而求得一最適合日本無產大衆的指導精神。社會民衆黨以為自己的指 精神為最能合於日本無產大衆的指導精神，所以現在社會民衆黨只主張與牠同一精神的右翼政黨的合同；至少，合同也應該由右翼政黨開始。因此，所能與社會民衆黨合同的：第一是與海軍勞働者有關係的地方政黨；第二是日本勞農黨的一部分右傾份子。除此以外的合同，以為時機未到，不能實現，只付之一笑而已。

社會民衆黨對於合同問題，取這種態度，自結黨以到現在，不見有何變化；然則，黨內部的意見，亦沒有變化嗎？是又不能

，最近牠的重要構成份子勞働總同盟大阪聯合會於四月八日的大會上，以無產政黨合同問題爲最重要的問題，提出討論，最後決議排除左右翼的反階級份子，以求戰線的統一。又全國勞働組合大會也提出即時無條件的合同案。這都可以證明社會民衆黨內部的意見已有變化。七月十七日在大阪開的勞働總同盟中央委員會雖有「無產政黨合同問題在現狀之下，認爲時機未到，必須愼重考慮」的決議；但到九月十日亦決定承認可以個人的資格，參加合同運動。這雖一面可以證明合同論在總同盟內部的力量還薄弱；但在他一方面，也可表示合同論的力量逐漸增長，已達到爲中央委員會不可輕視的程度了。在今日失掉了野田一大勢力的勞働總同盟，大阪現爲其絕對的中心勢力；而全國勞働組合又爲關西聯合會的中心勢力。一則主張合同，一則主張即時無條件合同，很値得吾人的注意。社會民衆黨內部的意見已有變化；而代表這種變化的左翼勢力，正在繼長增高，將來對於合同運動，定有重大的影響，這是可無疑義的。

三，合同問題與日本勞農黨的態度

日本勞農黨既如上述是日本無產政黨中的中間黨，牠一面反對右翼主義者，一面又排斥左翼主義者。牠的立黨精神既是不左不右，那末牠對於合同問題的態度，可以思過半矣。

舊勞働農民黨分裂後不久，日本農民組合提議勞農（舊勞働農民黨）日農（日本勞農黨）兩黨的合同，並主張合同後要與右翼的社會民衆黨及日本農民黨鬥爭到底，同時也排除極左的幼稚病。但這提議爲兩黨所拒絕，日本勞農黨拒絕的理由：是牠雖極願意與勞農黨合同；但不能拋棄原來的結黨精神，所以勞農黨倘不排除牠的左翼幼稚病，那合同是無從商議的。自此以後，經過了一年，到去年十一月，舊勞働農民黨方面提議全無產政黨合同；日本勞農黨對此亦提議各黨舉出代表五名，以組織無產政黨統一協議會；但提議中祇一條件，要澈底的排除宗派的分裂主義。其後，日本勞農黨大會，亦以排除宗派的分裂主義爲加入合同協議的唯一條件。這是牠對於合同問題的態度；但這種態度，與先年拒絕日本農民組合的提議時所聲明的，在實質上，是二五一十

雖然，條件已排除極左的幼稚病變爲排除宗派的分裂主義，在表面上好像具體化了；其實不過換了一箇名詞罷了。且排除的方法與前無異，仍是要求勞農黨的自己清算。但到本年四月十日舊勞農黨被政府解散，形勢爲之一變，戰線的統一更成爲迫切的要求。日本勞農黨執行委員會鑑於這種情形，於翌日決議下列的具體方針。

一　合同是階級大衆之統一政黨的樹立

二　合同後的無產政黨要合於日本的實在情形以爲合法的存在，

三　合同後的無產政黨禁止包藏宗派主義的一切黨內的分裂運動

四　合同商議會主張無條件卽開

五　合同的無產黨執行部組織的具體問題交合同商議議定

六　合同商議會由各黨委任的全權代表五名組織之，於必要時可以加入有力的第三者。

後三日（四月十四）日本勞農黨的重要構成分子勞働組合同盟也開全國大會議決三箇議案：

一　對於全無產黨統一，我們支持日本勞農黨的以排除宗派的分裂主義爲唯一絕對條件之階級大衆的統一主義，

二　在現狀之下不於對立組織之間主張宗派的分裂主義的排除，但以無條件組織大衆黨爲前提而主張之。

三　因此，吾人要努力使全無產政黨合同協議會能無條件早日成立。

由這些決議看來，第一使吾人注意的，是日本勞農黨方面對於宗派分裂主義的排除，雖仍然主張，但排除的方法却已改變了。這也或者因爲舊勞農黨已被解散，認要求其自己清算的時代已過去了的關係。第二使吾人注意的是：日本勞農黨的態度已進於卽時無條件的合同商議了。

但在他方面，舊勞農黨被解散後，牠的幹部又組織新黨準備會，謀舊勞農黨的後活，但牠的重要構成份子日本農民組合對於這種運動，完全取消極態度；且脫離極左主義者的羈縻，單獨謀與日本勞農黨的重要構成分子全日本農民組合合同。新黨準備會受了這箇脅威，又經與政府屢次交涉的結果，知舊勞農黨復活之無望，乃於五　十九日放棄從來的方針，向日本勞農黨提議合同；而日本勞農黨以其不是合法的政黨，拒絕商議。六月三日新黨準備會又爲同一的提議，日本勞農黨回答是：非俟準備會結黨以復，碍難商議。在日本勞農黨之意，蓋欲藉此以排除準備會的分裂主義。至於對一般合同的意見，於八月中答覆政治研究會的質問中表示得更爲明瞭，玆將其重要之點條列如下：

一　贊成無產政黨合同，

二　主張卽時合同，且對合法政黨的合同不附條件。

三　合同是在把舊勞農黨方面結成了的地方政黨社會民衆黨及日本勞農黨打成一片，以建立一箇大衆黨；而在其中贊成的部分之合同，尤爲緊急不可稍緩。

總之，日本勞農黨的主張，不是左翼的合同，也不是右翼的合同，乃是全無產政黨無條件的合同，這是很顯明的。

四　合同問題與舊勞働農民黨的態度

舊勞農黨雖已被解散，但牠是日本合法無產黨的始祖，且與現在的新黨準備會有極密切的關係，牠對於合同問題的態度，尤

為重要，自不待言。

合同問題，已如前述最初是與於日勞黨與舊勞農黨之間；主張的是日本農民組合。但牠的提議不但為日勞黨所拒絕，且為舊勢農黨所拒絕。對於這問題，昭和元年十一月十二日第一回舊勞農黨大會的議決是：

倘日勞黨不變更牠的指導精神則絕對反對之。

當時黨內外有主張與日勞黨無條件合同的，而以堺利彥一派為激烈，勞働農民新聞駁之如下：

我黨的指導精神是與日勞黨的指導精神對立的，主張我黨的正確的指導精神與日勞黨的謬誤的指導精神携手，是無異主張吾人與有產階級携手。所以打倒堺利彥一派，即是打倒日勞黨的指導精神，而也是吾黨所應為的任務。……吾黨所主張的是日勞黨大衆對於吾黨的正確指導精神的携手。……與日勞黨大衆謀大衆鬥爭的共同戰線之進展，是要在吾黨指導精神之下以打倒日勞黨的灰色主義的指導精神。吾黨的主張，不是無條件的合同，乃是對於他們錯誤的立場，加以無條件的排擊。

昭和二年十月常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對於這問題發表一聲明書：

近來有人私通日勞黨幹部，主張無條件合同，他們想藉此美名，賣吾黨於灰色幹部之手；我常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對此，斷然反對，決照第一回黨大會決定的根本方針鬥爭到底。吾人使全被壓迫階級的共同戰線展開於吾黨旗幟之下，而在此共同戰線的鬥爭過程中將謬誤的無條件合同論及日勞黨社會民衆黨日本農民黨幹部的謬誤指導精神完全暴露於大衆諸君之前，而使全無產黨的大衆諸君都擁護吾黨的指導精神。要如此，政治自由的共同戰線才能確立。

接着第三回中央執行委員會亦發表一聲明書：

全日本被壓迫民衆因熱烈地要求政治的自由，希望造成一鞏固的統一戰線。……故吾黨為達到此目的起見，努力於大衆爭鬥的展開，同時又求與其他無產黨大衆諸君共同鬥爭的實現。現在他黨大衆諸君也熱烈地要求政治戰線的統一：然此要求，固不是謬誤的指導精神所能代表，也不是他黨幹部所能阻止。……第三回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支持大衆諸君的要求，使大衆鬥爭展開起見，在此再鄭重聲明：苟為取得政治的自由，而有鬥爭誠意的黨，雖排萬難，亦不惜竭力與其提携。

觀上面所引的，舊勞農黨常誇牠有「光輝的指導精神，」「正確的指導精神；」指別黨的指導精神為「謬誤的指導精神」，別的無產黨不是「小資產黨，」便是「偽無產黨，」只牠自己是

純粹的無產黨。所以最初對於與日勞黨的合同，第一回大會決議絕對反對。後來黨內外合同之說甚盛，而以擇[illegible]彥一派爲更激烈；爲應付環境起見，亦表示願意與他黨的無產大衆携手，以謀戰線的統一和展開。但戰線的統一和展開，據舊勞農黨之意非別黨謬誤的指導精神所能領導；而能勝此任者，只有舊勞農的正確的指導精神。所以反對與日勞黨合同，乃是反對無條件的合同。其實舊勞農黨能與他黨無產大衆携手的機會，能暴露他黨的謬誤指導精神，使他黨無產大衆都擁護牠自己的指導精神，從而消滅他黨，而統有其大衆。這種戰線的統一，在舊勞農黨又何樂而不爲？因此，昭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常任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

　　政治戰線統一的要求近來一天高似一天，吾黨常任中央執行委員會鑑於大衆的要求，根據前次第三回執行委員會的決定，爲吾黨本來的精神之當然發展，提唱開各無產政黨合同的協議會。

舊勞農黨對於合同的態度如前所述，雖不反對，但仍堅執自己的指導精神；且有乘合同的機會，以消滅他黨，而統有其大衆的野心，別的無產黨知其用意所在，怕上牠的當，不敢與牠商議合同；前面已經說過，牠向日勞農黨提議過兩次，都被拒絕，這就是一個好例。自此以後，舊勞農黨內顯然分爲兩派：一派傾向無條件合同，其他一派則要擁護原來的光輝的指導精神。爲調和

起見，所以有本年三月的擴大中央執行委員會對於合同問題的決議：

　　……吾黨不是共產黨，是大衆黨，在包含勞働組合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及其他一切分子的一點上，吾黨與日本勞農黨社會民衆黨及他的無產黨，毫無不同之處。……這些政黨都是同一性質的同盟，所以不可不即時合同爲一大大衆黨，合同是必要且屬可能。

照此看來，擴大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完全附從合同論者的見解；但是同時又附了兩個條件：一個是不能失掉階級的立場，其主張的政策，其他一個是雖不以社會民主主義的排除爲合同的條件；但對於社會民主主義不得不鬥爭，因此，不能不以對於社會民主主義的批評自由爲條件。

綜觀舊勞農黨前後的態度，由反對而到贊成，變化的很大；但一方面仍然要擁護其特殊的指導精神，所以於贊成合同之後附以上述的條件，足見牠用心的良苦。後來左右兩派之爭，終不能調和，結果致遭政府的解散。而傾向合同的右翼份子後來與其化的份子結合，組織無產大衆黨；至左翼的幹部則組織新黨準備會謀舊勞農黨的復活。

五　合同問題與無產大衆黨的態度

最近影響合同運動最大的，就是無產大衆黨的出現。無產

大衆黨的出現，能促進合同運動有三箇理由：第一箇理由，是大家都知道的，無產大衆黨之所以出現，由於舊勞農黨內一部分構成份子及對宗派的分裂主義，要求無產政黨的合同所表現的結果。這種分化作用，表面上看來，好像對於既成的無產黨，又加上一箇對立的政黨，使合同問題愈加紛糾；但實際上，却是達到無產諸政黨合同的一箇過程。第二箇理由，是這新黨既各為無產大衆黨，不但可以得到舊勞農黨所不能吸收的無產大衆，且有獲得其他既成無產政黨所不能吸收的無產大衆之可能。現在聽說某支部的黨員，十分之七是這種新份子。將來這種新份子的增加，愈能促進合同運動，那是可無疑義的，第三箇理由，是牠以解決合同問題自任，且為牠存在一箇重要理由。牠宣言：牠是大衆的日常政治鬥爭的組織，不單是合同的手段，所以牠對於合同問題不單是努力，且帶有解決的使命。然則，牠對合同問題的態度如何呢？茲為便利起見，錄牠的創立宣言及合同大會宣言於下：

一　無產政黨的性質是代表大衆的，牠的任務是代表與產大衆在現實政治上的利益，關於這兩點，認為在現在合法的無產諸政黨之間，沒有本質的差異。

二　因此，所謂合同不是左翼的合同，也不是右翼的合同，乃是以全無產政黨合同為目標的合同。

三　同時倘有利於全體的合同之部分合同，亦積極促進之。（如與地方政黨合同的場合）

四　但部分的合同，只能為促進全體合同而行之。

由此看來，無產大衆黨的態度，與日勞黨的態度頗相似，也是主張無條件的全無產黨的合同，所以牠的出現，可說是對於合同運動加了一批生力軍。

六　合同問題與新黨準備會的態度

舊勞農黨的後身新黨準備會的最初目的，是在謀舊勞農黨之復活，後因政府的嚴重制止，知復活之無望，乃改變方針，企圖組織勞農議會，以網羅所有的勞農團體的構成員，及無組織的勞働者和農民，以為日常鬥爭的機關，而造成勞働者農民政黨的基本組織。後又因內部意見不一致，原為舊勞農黨重要構成份子日的本農民組合對於勞農黨復活運動完全取消極的態度；且與日勞黨重要構成分子全日本農民組合接近，圖謀合同。新黨準備會至此，不得不拋棄從來的方針，向日勞黨提議協商合同；但此提議竟為日勞黨所拒絕，理由是：說牠不是政黨，合同無從談起。這麼一來，準備會不欲與日勞黨合同則已；倘欲合同，那就非結成合法的政黨不可。但準備會內部有三種不同的意見：第一種是以合法政黨為無用；第二種是傾向組織合法政黨的，第三種折衷前二者，以準備會代替有一定政綱政策的政黨。這三種意見，相爭不下，所以準備會的方針也無從確定。有時謀舊勞農黨之復活，

進行組織合法政黨；有時又企圖組織勞農議會；有時又提議與日勞黨合同。在新黨準備會徬徨於這些方針的時候，舊勞農黨內部的反宗派主義的份子，於七月二十五日組織一無產大衆黨。無產大衆黨一出現，給準備會一箇很大的刺戟，合法政黨組織之說更成爲有力量。八月一日的無產者新聞極力主張說：

新黨準備會爲取得合法性成爲全國的政黨在今日是絕對的急務。

九月二十二日新黨準備會決定組織合法政黨的方針，並確定其綱領政策。玆將其綱領的趣旨錄之於下：

這草案表示我們已明白認識了階級大衆黨的使命及其目的，即新黨是大衆黨，不是共產黨；新黨不是以變更社會組織經濟制度爲目的。這樣的事，如謂合法的大衆黨能實現，完全是錯誤。合法的大衆黨，不過以勞働者農民的日常利益的擁護伸張，及政治的自由而鬥爭；因爲要以此爲使命，而後階級的意義存在。……希望無產階級戰線的統一，自是當然的事，並非仰政府的鼻息，變更我們的綱領。

由這箇草案的綱領看起來，新黨準備會的分裂主義的色彩好像減少了許多；但這是牠因爲要達到結成合法政黨的目的，表面上不得不爾；骨子裏面未必如此。不過無論如何，新黨準備會的合法政黨化，對於合同運動上總算得是一箇好現象；因爲前面已經說過：日勞黨拒絕與牠合同的唯一理由是。說牠不是政黨。那末假使牠能結成政黨，日勞黨雖欲拒絕，也無所藉口了。

七　結論

綜觀上述各黨的態度，可知合同問題非常複雜：第一，是社會民衆黨的右翼勢力極爲雄厚，足以妨合同運動之進展；第二是社會民衆倘奪取日勞黨的右翼份子，可以使日勞黨分裂，合同運動停頓；第三是日勞黨與無產大衆黨接近，可以使日勞黨走向社會民衆黨，第四是無產大衆黨與新黨準備會接近，可以使社會民衆黨離間日勞黨與無產大衆黨的接近；第五是新黨準備會最近雖聲明一掃過去的錯誤，決定組織合法政黨，但牠的實際行動却仍不改故態，可以給右派以廻避合同的口實。這些都是全無產黨合同的困難點。固然，最近因無產大衆黨的出現及日勞農內部團結的鞏固，對於大同團結運動上有良好的影響；然而我們不能漠視各黨的思想至少有左右兩分野的對立。社會民衆新聞說的好：「我們若正確觀察現在的戰線，則知戰線的統一，只在同一傾向的組合或政黨間才是可能，……」所以日本的無產政黨即能合同，恐怕不過能達到左右兩大翼的合同罷？

文以載道的問題

雪林

文以載道的四個字，在中國文學界久已成了一個重要問題，除了少數文人腹誹之外，凡自命爲正統派的文學家，對此均不敢略扑異議，也足以見牠的威權之普遍了。但唐以前僅有文以明道之說，『載道』兩字始見於宋周敦頤周子通書，其言曰：

>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故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周子的意思大約說文章是裝運道德的工具。文章做得好，道德固藉之而傳，但一味在文章上用功夫，忘記裝運道德的功用，那就成了虛車，不能名之爲文，僅能名之爲藝。

自從周子說了這話而後，『文以載道』遂成了一個確定的名詞。中國古人即正統脈的文學家，所謂載道之『道』又是什麼？

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所說的『道』究竟是什麼？『文與道』究竟有什麼關係？我們把這幾個問題研究明白之後，然後才可以下一個結論批評這個『文以載道』的說法對不對？

第一，道是什麼？

中國古書上道字的意義很是複雜，而且又是迷離恍惚，不可詰究的。照我個人眼光看來中國古人之用道字，實含有代表『眞理』的意義。老子是最先提出道字問題的人，他的一部道德經，差不多都是解釋道字的。他說：

>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我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

他這段話原不容易教人領悟。胡適之先生替他解釋道：『老子最大功勞，在超於天地萬物之外，別假設一個『道』這個道的性質是無聲，無形；有單獨不變的存在，又周行天地萬物之中；生於天地萬物之先，又卻是天地萬物的本源。（見哲學史大綱）

莊子天下篇：

> 寂漠無形，變化無常；生歟？死歟？天地並歟？神明往歟？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所謂道術，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

他說道之無形無聲，道之變化無常，道之無所不在，也和老子的意思，差不多。至於『萬物畢羅，莫足以歸……』更是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不知其名』『強爲之名』的說法了。

淮南王書有原道篇，高誘注曰：

> 原本也，本道根眞，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

韓非子解老篇曰：

道者萬物之所以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

道者萬物之所以成者也，故曰道理之也……

至於儒家之言道，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朱熹註道：『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有其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中庸又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儒家之論率性之道，大有『自然律』Law of nature的意味。但匹夫匹婦之愚與不肖，對於這個道，有時可以知可以行，而聖人有時不能。道又玄妙莫測了。所以我說最好是拿『眞理』兩字去解釋牠。

說到眞理兩字，也不免要引起許多哲學問題，或以爲宇宙就無所謂絕對的眞理存在。宇宙是變動不居的，故眞理也當隨時代而改變。如實證學者孔德，詹姆士，斯賓塞，杜威等謂眞理不過是比較可靠的假設，眞理的創造，亦不過由於實際生活而起；實際生活既時有變遷，則附屬於實際生活方面之眞理，也當隨時改造。所以他們不承認世界有絕對不變的眞理和一成不改的道德。但如倭伊鏗又謂人於物質生活之外，更有所謂精神生活 精神生活是永遠不能完成的。人只向這永不完成的生活中時時刻刻向上進步。眞理就在精神生活之中……他看眞理的本身，不是主觀的唯用的；卻是絕對的是不變的。中國學者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似乎與他的主張，大致相同。詹姆士等之學說偏於功利方面，倭伊鏗的精神生活論，也有些不合實際，爲多數哲學家之所不滿。其他各家學說，亦復五花八門，各各言之有故，持之成理，而始終沒有一個學說當得圓滿二字的批評。但宇宙是確實存在的。表面上雖千變萬化，內裏當然有一個不變的法則，這個法則是整個的，絕對的，是宇宙的本源的解釋，是宇宙組合成功的原理，超出宇宙本體之外，而又存於宇宙本體之中，牠的片段，不以我人智見，而牠的全體則似乎永遠不可採求，康德所謂『永不見知、永不能見知的物如』。好像就是指這個宇宙根本的法則。

這個宇宙根本的法則，在實際上也許眞不存在，但人性是好整個的，好絕對的，好尋根覓究的。他看見了這奇奇怪怪的宇宙，若不能找出牠的根源來，總覺於心不足。古往今來中國外國無量數哲學家，或仰屋樑而空想，或集書籍以探索，或主張用學問思辨之功，格物致知之力，枝枝節節，而求之如程朱及西洋科學家之所爲者，或主張以良知直覺，直接求之方寸，如王陽明柏格森之所爲者，無非是想尋出這個絕對整個永不變的宇宙根本法則。

這個宇宙根本法則，中國人謂之『道』西洋人謂之『眞理』

佛氏謂之『眞如』各雖異而實則一。

講一段廢話，道字的意義，勉強弄明白了，讓我來研究以後的問題吧。

第二，所謂載道之『道』是什麼？

道如果當作眞理解，則古人所謂文以載道之說倘可以相當的允許（文學的義務，並不完全在發表眞理，此問題留在下面再說）但正統派的文學家之所謂『道』，意義極爲偏狹，他們將『道』之一字用爲儒家學說的代名詞。所謂道者不過是周公孔子一家之道。道成了一家學說專有的名詞，道之意義就不完全了。我這話也不是胡亂說的，是有所根據的，我們現在且來尋出他的根據。

正統派的文學家雖以『道』爲孔子學說的代名詞，孔子自己卻沒有說過這話。孔子雖常說：『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論語）子貢也常說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知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好像道與文時常對舉，但并沒有說出與文究竟有什麼關係。更沒有說，道即是他自己的學說。

孟子以仁義爲先王之道，道的範圍開始狹隘起來了，但所謂先王，尚非專指周孔。

到了漢朝出了一個專個假古董的揚雄，才明目張膽將各家公用的道的一個名辭，攘竊爲周孔一家學說的代表。讀者若不信，請看他的法言問道篇：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通者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宅歟？曰適堯舜文王爲正道，非堯舜文王爲它道。

堯舜文王是儒家理想化的人物，亦即儒家學說之出發點。揚雄說道適堯舜文王爲正道，否則爲它道。這種武斷的口氣，眞有辟易千人之概。他還恐說得不明白，更從而斷之道：『天之道不在仲尼乎？』（學行篇）又道：『好盡其心於聖人（指孔子）之道者君子也……多聞見乎正道者至識者也』（寡見篇）

到了唐朝又出了一個韓愈，韓愈對於文學革命的功績，當然不可掩沒，但他既做了文學家，居然『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又想兼做道德家。和眞理的表彰家，孟子揚雄既已將道德標爲周孔一家貨物，則韓愈所欲修的道德欲表彰的眞理，當然舍周孔之道無由。韓愈曾有建設道統的計畫，儼然以道統之正式繼承者自居。他的計畫見於重答張籍書中、

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之字即道之代辭）禮樂皆在，（言禮樂皆在道之中）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天不欲使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乎？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令，其傳後，必有在矣……已之道乃夫子孟

何揚雄所傳之道也……

道本是一個自由自在，各家用的利器，自從被揚雄硬將他拉到孔二先生家裏，道便成了儒家學說唯一的代名辭了。我們看到『文以載道』的四字，須將『道』的意義分別清楚。須知這是狹義的『道』，不是以前所謂代表眞理的廣義的『道』

我們既知道正統派文學家對於『道』字的見解了。再來看他們以文載道的說法。

以文與道發生關係也是揚雄首先作俑。揚雄很看不起漢代盛行的辭賦一類華而不實的文章，所以他常說：『雕蟲篆刻，壯夫不爲。』又說『君子事之爲尙』又說『今之學也，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但他在另一方面又說發揮事理的文字，也不可不加以修飾。寡見篇道：『或曰良玉不雕，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雕，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他的意思是說一塊美玉若不去雕琢牠，便不能成爲璵璠之器，一句有意義的話，沒有辭藻的潤色，便不能算垂之久遠的典謨。揚雄又常說『事辭稱則經，也是一樣的說法。

唐初王通（仲淹）著了一部中說，天地篇中有這樣幾句

> 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

他所說的文與道的關係更是明瞭了。韓愈原道原性等篇，雖未常以道與文幷論，但他之題歐陽生哀辭後云：

> ……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道者也……

答李秀才書曰：

> 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推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

答尉遲生書曰：

> 夫所謂文者必有諸中，是故君子愼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木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晣者無疑，優遊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愛之異也。

上兵部李侍郎書曰：

> 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敎道，有所明白……

韓愈做文章時所念念不忘的，只是道字的問題。無怪乎他的學生李漢替他的文集做序有『文者貫道之器』一語。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亦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大恭維而特恭維的話了。

柳宗元是韓愈同時的文學家，也是韓愈的朋友，對於韓氏之說，當然有所濡染。他答韋中立書有『文者以明道』之語。報崔黯秀才書也說：『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世道，道假辭而明。辭假道而傳。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秀才志於道，道苟成則必勃然爾，久必蔚然爾……』韓愈門弟子甚多，對於老師學說推波助瀾，無所不至。李翺答進士王載書云：『……故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不成為文，且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幷，乃能獨立乎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此之謂也。……』皇甫湜答李生第二書道：『……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夫繪事後素既謂之文，豈苟簡而已哉？……』柳冕與徐給諫論文書曰：『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繫於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為志，形君子之言為文，論君子之道為教。』答荊南裴尙書論文書曰：『……昔堯舜沒，雅頌作，雅頌寢，夫子作，未有不因於教化，為文章以成國風。是以君子之儒，學而為道，言而為經，行而為教，聲而為律、和而為音……謂之文兼之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謂也，言而不能文，君子恥之。及王澤衰而詩不作，騷人起而淫麗興，文與教分而為二。以揚馬之才則不知教化，以荀陳之道，則不知文章，以孔門之教評之，非君子之儒也；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則德勝，文不如道則氣衰，文多道寡，斯為藝矣。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兼之者斯為藝矣。』柳愈還有答楊中丞論文書，答衢州鄭使君論文書，議論也大略相同，不必贅錄。柳冕雖然不算韓愈親炙的門生，但與韓愈同時，受他的影響極深。他主張君子之儒，須合文與道而一之。議論較之韓氏更為澈底。

自從揚雄發端於前，韓愈鼓吹於後，道與孔子學說發生了關係，與文道又發生了關係，從此再不能離異。正統文學至此才正式宣告成立。揚雄在漢朝，雖曾與司馬相如並稱揚馬；其實天才相去遠甚。他所有著作，無一不出之以模擬剽竊，劉歆說他的太玄恐怕要被後人拿去覆醬瓿，我看他一切的作品，都止有覆醬瓿的資格。以個人私德論，又曾做過王莽的大夫。作劇秦美新之文，大讚王莽之功德，以為配三王，冠五帝，開闢以來未之有。以中國舊倫理的眼光看來，揚雄之為人，實是不足道的。但因為他曾替孔子做了個大媒，將道嫁給他，自此以後揚雄在正統文學的系統中，占了一個重要的地位。俗話說『做一個紅媒可添壽算十年』那位投閣的莽大夫，為替孔聖人做了一個媒，居然活到今天不死，可見紅媒不可不做！

若不信，請看宋朝孫復答張洞書。替正統文學算賬、揚雄也算在裏面。他說：

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敎之本也，故必得於心而後成於言。自漢至唐，以文垂世者衆矣，然多楊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沈謝徐庾妖艷邪侈。始終仁義，不叛不雜者，惟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

宋初楊億，劉筠，錢惟演倡爲西崑體，做詩專學李義山，講究藝術上鍛鍊雕琢的功夫，爭以華麗爲尚。石介做了一篇怪說大罵他們道：

……昔楊翰林（億）欲以文章爲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己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爲怪矣。夫書則有堯舜典，臯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春秋則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楊億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刓鎪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爲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爲楊億之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爲怪大矣……

這篇賬目，開列極爲詳細，正統道學家自堯舜以於韓吏部，……正統文學自三才至易之十翼，都朗若列眉般開給我們了。

還有柳開爲石介同時人，慕韓柳之文章，又極稱揚雄，以爲有志於聖賢之言「，爲石介所推許。正統文學之復興，柳開亦與有力。

歐陽修雖不算什麼道學家，但他的文學也是正統嫡派。葉水心習學記云：『歐陽語：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始悟八之窮力苦心於學問文辭者徒欲藻飾其身，聖賢之事業，非所以責之也』

司馬文斥莊論云：或者曰：「莊子之文，人不能爲也」，曰君子之學爲道乎？爲文乎？夫唯文勝而道不至者，君子惡諸。是猶朽屋而塗舟雘，不可處也；智井而羃綺繢，不可履也；烏喙而績飴糖，不可嘗也；而子獨嗜之乎？」或曰：「莊子之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曰：「然則佞人也，堯之所畏；舜之所難；孔子之所惡；是青蠅之變黑白者也，而子獨悅之乎？」』

謝山劉公是先生文鈔序云：『予嘗文章不本於六經，雖其人才力足以凌厲一時，而總無醇古之味，其言必雜於機變權術，至於其虛矯惆嚇之氣，末流或一折而入於時文。有宋諸家廬陵（歐陽修）南豐（曾子固）臨川（王安石）所謂深於經者也。而皆心折於先生……』

我們不必更舉出許多這樣大同小異的例來，總之看了以上幾個例子，可以知道宋朝正統文學的大概形情了。所謂文學家的使命，無非是『鼓吹六經，表彰聖道』八個大字。他們終身在這八個大字上努力。

及至理學大發達之後，文與道的關係，又不免起了一個變化。『文以貫道』『文以明道』一變而爲周敦頤的『文以載道』了。我知道讀者讀到這裏，一定要惹起疑問，以爲『貫道』『明道』『載道』不過動詞上略有不同，意義未必有什麼區別，爲什麼要說文與道的關係，因此不同的一字而起了變化呢？不錯，這個問題是要解釋才能明白的。自唐韓愈氏以來，所謂正統派文學家皆以衛道爲己任，他們對於『道』之一字，原不敢有所廢褻。但他們每以爲道是一個空洞的概念，一個抽象的名詞，要想將牠表現出來，非文學不能爲力；而且文學必定要十分做得好，『道』乃可以發明，可以流傳。因此，他們以爲道者少了文的潤澤，便不成其爲道，於是皇甫湜道。『……夫言亦可通理矣，而以文爲貴者非他；文則遠，無文卽不遠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又曰；『來書所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於衆，出於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迺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爲岳，必滔天然後爲海；明堂棟必撐雲霓，驪龍之珠，必固深泉……』（均見答李生書）

韓門諸君子談到文與道的關係　常常用虎豹之鞹與犬羊之鞹的比喻，他們以爲虎豹之皮所以可貴者，是因爲牠毛色之斑爛盈目，彪炳可愛。若將毛色去了。單留着一張鞹，則虎豹之鞹和犬羊之鞹有什麼區別。皇甫湜於老師韓愈雖盛稱其衛道之功，而於其文章之環麗，亦特別提出　如『鯨鏗春麗，驚耀天下，栗密窈眇，章句妥適，精能之至，鬼入神出……』於老師文學之讚美亦可謂無以復加了。至於柳冕竟敢大聲疾呼道：『以荀陳之道，不知文章，不足爲君子儒』他們看文與道的關係，是析不開的。文與道的價值也是等量齊觀的。但因此往往弄出弊病，一不留意往往以文爲主，以道爲客，雜以詼嘲靡曼之辭，文體之醇駁，遂不能一致。雖以韓愈氏拚死反對佛老之嚴正，居然做了一篇詼諧百出的毛穎傳當時已惹柳宗元等之議論，以後亦爲道學派文人詬病無窮。

宋朝道學派起初也不見得無緣無故的看輕文學，不過見唐人將道與文等量齊觀，以爲道舍文則不能傳，荀陳之道不知文章尚不足爲君子儒，幸虧孔子的道德文章足爲萬世師表，而且夫子自己也常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貢也說過：『夫子之文章可得而知也……』他自己雖沒有文學著述傳流後世，但平

生於詩之興趣獨深，一部詩經，經他親手刪定(?)總可以稱得起一個文學家了，所以柳冕小子，不敢公然肆其無禮；苟孔子而不長於文章，則柳冕之邏輯法豈不曰：『知道不知文章不足爲君子儒（大前提）孔子知道不知文章（小前提）故孔子不足爲君子儒（結論）』豈不糟糕？道學先生們又安得不勃然大怒？他們以爲文是什麽東西？道又是什麽東西？道是尊貴無比，重要無比，能力之偉大又無比的，要靠區區文學來明來傳，那豈不大失道之身分？所以朱子對於『貫道』之說首致攻擊，朱子語類：

問：韓文公李漢序頭一句甚好？

曰：公道好，看來有道？

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

不然，這文皆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爲末，以末爲本，其後作文者皆如此。

周敦頤發爲『載道』之說，眞可謂『一字之貶，嚴如斧鉞』文與道從此才分別出尊卑上下之分。他以爲文那裏能算道的文采？文與道不是文質的關係，實是主奴的關係，牠不過是道的車兒，轎兒，或可以說道的車夫轎夫，有牠的時候，『道』固可以省些脚力，讓牠推着或抬着走，沒有牠的時候，道自有兩條腿，學可以安步當車，大搖大擺地向前走去。『道』若是一定靠着文也，方能行路，否則寸步難移，則『道』還有什麽神奇，什麽可貴！

自從揚雄做媒，硬將道嫁給孔子，道不得不兢兢業業整衣斂衽高坐大成殿上爲至聖先師之德配；不得不耐着心性，聽兩廡諸賢於醉飽玄酒冷猪肉之餘的讚揚與推崇，道可謂大晦其氣！自從周濂溪將文降爲道的工具，道的奴隸，文亦不得不拍拍狗腿，替人趕路，文也就弄得顏面無光！

說文弄得顏面無光，雖屬戲論，亦未常不是事實。宋自程朱張周彬彬並起，理學風靡一時講學之習遂起，立雪之門人何止三千？杏壇之設教遍乎國中，什麽無極泰極兩儀四象的宇宙論，什麽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觀；什麽天理流行，生機活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已發謂之和的心理學；什麽格物致之，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後一旦可以豁然貫通的哲學或科乎方法論，先生滔滔滾滾口若懸河的講之於上、學生鋪紙提筆耳聽手追的述之於下。先生所講的自然都是口語，學生之記錄又貴合迅速神，那些之乎者也的濫調，雕章琢句的文辭，到此時都不是擇焉沒用，於是遂創立了『語錄』一種文件，這種文件十分之八色白身於實，二分是文言。文學變得樸實無華，清清冷冷，赫毫，非顏面無光而何？

不過我再聲明一句，這話到底是游戲之談，按照事實而論，

理學先生們創為語錄這種文件，是極有俾於實用的，他們的特識是極可欽佩的。這是八九百年前的白話文學運動，正不讓胡適之先生之專美於後哩！

『文以載道』四字已經解釋明白，我們可以再來研究文與道的關係究竟若何？講到這個問題，是不用多所辭費的。古人之所謂文就是我們現在叫着的文學，文學的定義，本來不容易下得準確，中國古人不必論，便是西洋人處處應用科學方法來研究學問，對此也往往無可措手。如愛茂遜（Emerson）說：『文學是最佳思想之記載』紐曼（Newman）謂：『文學之思想，包人心之觀念，意見，情感及理性而言』戴昆西（De Quincey）說：『文學之別有二：一屬知識，一屬情感，屬於知識者其職在教；（to each）屬於情感者其職在感。（to move）所謂思想，所謂理性，所謂知識教訓，均有科學哲學的意味，則謂文學為發表真理的工具，也沒有什麼不可，而且真理既為宇宙根本的法則，人不過宇宙中之一分子，人生不過宇宙之一現象，所謂人生者實包含於真理之中；文學與人生有密切的關係，則謂文學為發表真理的工具，更沒有什麼不可，

不過研究學問，貴在精深，求其精深，則綜合研究，不如分類研究之便利，這是事實。以人生為中心而論：則自然科學中之天文，地理，動植物，礦物，聲光化電……社會學科中立法律經濟……人生學科中之歷史哲言美術學何一不與人生有關，如果不問三七二十一一古腦兒研究起來，請問從何下手？就人文學科言：則修辭學，史學哲學，美術，亦與文學有關，若不為之分別，則各科之範圍何自而立？彼不明文學定義之徒謂董仲舒嘗謂『春秋文成數萬』是經傳得稱為文學之證；司馬遷自序『論次其文』是史記得稱為文學之證；漢書藝文志『秦燔滅文章』是諸子百家亦得稱為文學之證，究竟是強辭奪理食古不化之談。要依這樣說起來無怪章太炎引經據典的將圖書算草，一切寫着畫着在紙頭上的東西，都名之為文學了！文學的範圍未免太廣吧！

我們現在不必把話說得太遠，單以文，本身使命而言；文學最大的作用是表現情感的，牠的職能是感（to move）而在不教的。安諾爾德（Arnold）謂文學非以喻特殊之人，及僅為事物之記識』包斯勒德（Posnett）謂文學無論為散文，為詩，在愉快於最大多數之人，而不務訓戒，且當訓之於通知識，而排棄專門知識。』這話就比較圓滿。傳達智識尚不必，發表真理的義務，當然要教哲學去擔負，文學儘不必當仁不讓，將牠拉到自己身上來。

我的文章已經快要做完。對於『文以載道』的學說，可以下一個結論了。我的結論是：文學的使命，並不在發現真理，至於狹義的真理，如孔子之道，當然更不成問題，

楚辭九歌與古代河神祭典（三）

雪林女士

講到水神家鄉的風景，也是極有意味的，『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朱注：『以爲薜荔緣木，而今采之水中，芙蓉在水，而今求之木末，既非其處則用力雖勤，而不可得，至於合昏而情異，則媒雖勞而昏不成，結友而交疎則今雖成而終易絕，則又心志睽乖，不容強合之驗也。』陸侃如先生亦云：『薜荔緣木木末，如何能在水中采他呢？芙蓉生於水中，如何能於木末搴他呢？可見這都是不可能的事，借來表示這種戀愛的終於失敗罷了』朱陸兩先生都異口同聲承認這兩句是形容戀愛失敗的話，是象徵的筆法。我則以爲這兩句不是象徵，卻是想像神境的實寫。這兩句和『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水上？』是相同的。因爲他們想像水神家中用荔薜爲帷幔，要採薜荔當然要到水中去採。芙蓉即蓮花，蓮花生於水中，浮出水面，現在既想像水中有房屋宮殿，又有桂樹辛夷之屬。則浮出水面的蓮花也許生在樹頂上吧？蘋是生在水裏的東西，怎會有鳥來呢？這鳥當然不是我們人間的鳥，而爲水晶宮裏的鳥了。鳥是打漁人的網，怎麼會掛在樹上去呢？這樹當然又是水底的樹了。至於常用『何爲？』與『[illegible]何爲兮水中？』同一口吻，不是表疑問，卻是表極端的驚異和欣喜！

神的儀仗，又是和人間不同，荔拍呀，蕙綢呀，蓀橈呀，蘭旌呀，翩翩的飛龍爲我挽車呀，宛宛的玉虯爲我驂乘呀，高興起來，又可以騎白黿，逐文魚，換一副儀仗，水裏既厭了，又可以登崑崙山望望，作一蹈愉快的蜜月旅行。少司命和雲中君不是水神，所以儀仗和所遨遊的地方也不大相同。但孔雀爲蓋，翡翠爲旌，載雲旗，竦長劍，夫婦兩個沐浴於咸池，晞髮於陽河。忽然間猋遠舉兮雲中，飛上九重天拉著彗星的尾巴。也算極神之樂事了！有這樣的好處，誰不願意拿生命來換？

至於『山鬼』大約是一種山神。楚國多山，祀祭山神，原情理中事。這種山神的祭典，傳流至後漢還未斷絕。後漢書宋均傳『浚遒縣（屬廬江郡故城在廬州愼縣南）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嫗，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廬江在戰國前屬楚國的版圖。這當然是楚國傳下來的風俗。不過這風俗傳到後漢已經改變了一點，不是將人送到山裏去，卻是爲神守貞這可算人犧變形的變形。

胡適之先生謂九歌湘江民族的祭歌，陸侃如先生謂有商量的餘地。他引左傳六年楚昭王爲河伯所祟的故事，證明楚國祀河伯在昭王之後，他說『大約後來楚國的版圖漸漸擴大了，九河也與

江濤並刊了，遂有河伯的歌」這話我極贊成、九歌若說是湘江民族的祭歌，不如說是南方民族或楚人的宗教祭歌，範圍覺得廣一點。

（下）九歌對於後世文學作品的影響

（一）屈原的作品

那戰國時代幾篇瑰偉奇麗纏綿悱惻的離騷九章……可以總名之爲「屈原賦」的作品，久有人在尋覓牠的來源了。但中國人中了正統文學的遺毒，把一部經孔子删定（？）的詩三百篇，當做聖經賢傳，恨不得教一切文學都拜倒在牠的膝下，認牠做母親。他們對於屈原的作品，當然也不免要這樣做。自從劉向摯虞劉勰徐師曾章實齋一直到現在的游國恩先生都說楚辭出於三百篇。游先生在楚辭概論裏引了許多詩經句子，證明楚國在屈原之前已經沐浴了中原詩的文化，又證明三百篇中也有人用「兮」字的語助。游先生對於楚辭用功之深，我是非常佩服的，但他的理論我却覺得太多事了。詩三百和楚辭一個是北方民族的文學，一個是南方民族的文學，內容和形式都顯有極大的差異，若因楚國沾了北方文化，便說屈原作品源出詩經，那麼游先生是認識字的，我說他一部楚辭概論，出於蒼頡造的字，可以嗎？若因語助辭有幾處相同，就說屈原的作品由詩經蛻化，則鍾嶸說「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辭曰「名余曰正則」」爲五言詩的濫觴；樂園閒話，謂唐宋詞曲出於三百篇，因爲詞的三五言調，六七言調，換韻調，換頭調，均可於詩經中找出同樣的例子。（見徐釚詞苑叢談）這不是笑話麼？

我也不敢說屈原的作品是「芝草無根，澧泉無源」的，不過一定說牠們與詩經有什麼嫡親血族的關係，也期期以爲不可。一種文學固沒有從天上掉下來的道理，但天才却能憑藉他偉大的創造力，自鑄偉辭，開一代的風氣。若以爲一種文學必定有一個源流，否則文學不能成立，那就不啻不承認世界有天才的存在了。

不過若說屈原憑空造出楚辭也難教人心服，我以爲屈原的作品一半是自己特創的，一半是受了九歌的影響。

王逸說九歌是屈原作的，朱熹則謂爲屈原所改作，但他們都想將著作權歸之屈原，二人異口同聲的說道：「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胡適之先生則謂九歌爲最古湘江民族的宗教祭歌。陸侃如先生亦有同樣的主張，他說若不如此則屈原的作品，便沒有了來源，文學史便成了神異記了。我對於胡陸兩先生的意見，極其贊成，但我同時又要主張九歌雖非屈原所作，或者經過屈原的潤色。但因爲這篇文字是論九歌不是論屈原的作品，所以不在這裏說了。總之，九歌的思想和作風，確曾使屈原受了極大的影響，這是無論什麼人，只要稍稍研究楚辭都可以看出的。

第一，離騷慣用香草，代表德行，人物……什麽杜蘅，秋蘭，江離，薜芷，芳芬馥郁，層出不窮，一篇，離騷說用香草編織成功，亦無不可。但都由九歌而來，九歌以香草建神靈之屋；以香草爲雜佩；以香草爲神的代名詞，其例不可勝數，不過九歌是寫實，而離騷則進一步而爲比喻罷了。

第二，離騷的神話化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大的特色，以言人物則有重華，有西皇，有靈氛，有巫咸，有居於離春宮不遠的虙妃，有住在瑤臺之上的有娀之佚女，望舒爲他前驅，飛廉爲他奔走，帝閽爲他開門，羲和爲他弭節，雷師豐隆爲他護衛。以言簿鹵則瑤象之車駕以飛龍，玉軑並馳，雲旗委移，鳳凰接翼而爲蓋，玉鸞和鳴以應節。以言所遊之境地，則朝發軔於蒼梧，夕至於縣圃，飲馬咸池，總轡扶桑，忽上九天而望閶闔，忽歸窮石而濯髮乎洧盤，至於取道崑崙，客與赤水，路不周以左轉 指西海以爲期。再加以措涵天尚種種神話，簡直可以與希臘美麗的神話相比而無愧了。而且屈原的作品，亦常寫人神戀愛的故事，如離騷中的一段：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邱之無女！因爲高邱無女，不足慰其寂寞，便改變路程，到別處求去，於是：

謚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

他教雲神替他求索虙妃，請蹇修爲他們執柯，解佩纕以爲定婚之信物。但這次求婚竟失敗了。虙妃拒絕他了，所以他罵虙妃道：

保厥美以驕傲，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他後來覽觀四極，周流天下，望見瑤臺上的有娀之佚女。便想教鴆爲他做媒，但鴆非但不肯出力，反而說了些有娀佚女的壞話，使他心中狐疑不決。於是他又想趁少康沒有成家之前，和有虞之二姚——事見左傳——結婚，但理弱媒拙，恐怕終達不到目的。後來靈氛告訴他道：「九州博大，好女子不乏其人，你何必一定息息於茲土呢？」屈原聽了靈氛勸告之後，還是躊躇，又問計於巫咸，巫咸也鼓勵他到別處去，他才擇吉日，辦行糧，轉道崑崙一帶旅行去了。

屈原作品中的美人香草，無非喻君臣之遇合，與九歌之眞實人神戀愛不同，但不能不說是由九歌脫化而出。

而且值得我們注意的，離騷中也有幾個水神。漢書音義如淳說『虙妃是伏羲氏之女溺洛水而死，遂爲河神』朱注傳「河伯化爲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羿又夢與雒水——即

洛水──詩虙妃変。』可見虙妃是河伯之妻。恐怕也是最古妻河的公主之一，死了之後便成了水神了。天問『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乎河伯，而妻彼雒嬪？』即指此。魏曹子建洛神賦之虙妃亦指此。天問中關於河的靈異，亦有數處，如應龍，如化爲玄足鼈的鼓，如水濱拾著的伊尹。又屈原作品中屢次講到彭咸離騷云：『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既莫足爲差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九章之抽思云：『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思美人云：『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朱注云：『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死』我怕他在楚國那時也有水神的資格。屈原之投汨羅，雖係受了彭咸的暗示，間接言之，還是受了南方民族河神祀典的暗示。

果然屈原死後，被楚人尊爲水神了。吳均續齊諧記：

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於此日以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聞君常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樹葉塞口，以五色係轉縛之，此物蛟龍可憚。』回依其言。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汨羅之遺風。

屈原之死是否於五月五日，近來頗有人考證。有人說吳均的話太荒唐。但陸侃如先生則說五月五日爲古代惡日，屈原或者故意揀選這惡日投水，亦未可知。我也說陸先生的話可以成立。數年前易白沙特於五月五日赴陳村蹈海死。明明是受了屈原的暗示，屈原又受惡日的暗示。都是事實上可解的問題。但屈原死於何日，於我這篇文章是沒有關係的，我只要考究他死後楚人對他態度怎樣？現在有竹筒貯米投水以祭之事，則屈原在楚人心目中，定然也是一個水神。可惜他生的時代略晚，河神祭典，已經消歇，所以沒有人送夫人給他。

這一段話，讀者或不能滿意，我們再看王嘉拾遺記：

懷王好進姦雄，羣賢逃越。屈原以忠見斥，隱於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採柏實以和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於天河，精神時降湘浦，楚人爲之立祠。

拾遺記這段前半寫屈原事迹與事實不大符合。但後半則頗堪注意。王嘉是晉五代時人，比我們離開屈原的時代爲近，也許那時屈原尙爲水神。並有祠宇。──不過以後的屈原祠恐怕不是這種性質了。

一代大辭人屈原，他的作品與中國古代河神祀典有關係，他的死又與這項祀典有間接的關係，他後來還被人尊爲水神，他一生一世竟像不出河神祀典的範圍。豈非絕大的奇事？

(二)高唐神女與洛神賦

楚人既有河神以及其餘各神的祀典，每祀必用變形的人犧與神結婚，於是人神戀愛之說大盛。到後來不必定要以身祀神。也可以同神戀愛了。這是由宗教的祀典，進化而為神話的文學了。屈原之賦離騷，已經利用這種神話，成為震古鑠今的一篇大傑作。屈原以後的大辭人宋玉又利用這種神話作為高唐神女兩賦。

高唐賦是說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有一種雲氣，倏剎之間變化百端。楚襄王問宋玉這是什麼氣？玉對為朝雲，王又問何為朝雲？宋玉遂同他說了一個先王（懷王）與巫山神女戀愛的故事。於是做了一篇高唐賦描寫高唐景物，非常詳細。

楚襄王使宋玉賦了高唐之後，襄王晚上便做了一個夢，夢見與神女相遇。醒來之後，同宋玉說起這事，教宋玉更做一篇神女賦。這賦形容神女之美，無微不至。可為『女性美』最好的描寫。

宋玉這兩篇賦都寫山的女神，與山鬼同出一源。我們知道河神有男女之別，山神也有男女之別。觀應劭風俗通紀宋均禁巫者聘取男子，女奉事山神的一段紀事，便可以明白。

後曹子建又做了一篇洛神賦。洛神即宓妃，前已述過曹子建這篇賦被後人附會了一個絕妙的故事。根據這個傳說——文選李善注云：『東阿王求甄逸女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曹丕——植殊不平。黃初中入朝，帝示甄后玉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時已為郭后讒死。帝意尋悟，因命太子留宴，仍以枕賚植。植還度轘轅，將息洛水上，忽見女子來，自言我本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嫁時物，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子建因此作了一篇感甄賦，後明帝見了，改為洛神賦。好像子建這篇專紀與甄后靈爽相逢的事，與傳說的洛神無干。明帝因為這賦直指甄后，關係他令堂太太的名譽，所以將賦名改了。後來李義山『曉簟且眠金縷枕』『宓妃留枕魏王才』『君王不得為天子，只為當年賦洛神』專取這個題材，製他與宮嬪戀愛的詩謎，都為了相信這是事實。

其實這故事甚為荒唐，前人已有駁詰，以事實論則如何義門所說『按魏志甄后三歲失父，後袁紹納為中子熙妻。曹操平冀州，丕納之於鄴。並無子建求為妻之事。小說家不過因賦中『願誠愫之先達』二句遂改以附會耳。』以名分論，則如方伯海所說：『子建與甄后親則嫂叔，義則君臣，雖前日不如所願，事隔已久。豈取以感甄二字，顯形筆札？且篇中贈以明璫，期以潛淵，將置丕於何地乎？』以本文而論，則又如方氏所說：『序中明是說洛神，與甄后何與？』

方何兩氏的駁論，頗有理由，我們但須屏去主觀，將子建的

洛神賦讀一遍，便知道這篇賦不過是詠洛神毫無所指。不過何義門又加上一段話道：

離騷經云：『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植既不得於君，因濟洛川，以爲此賦，託辭宓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自好事者造爲感甄無稽之說，蕭統未辯，遂分入於情賦，於是植幾爲名教之所棄。而後世大儒如朱子者亦不加察於衆惡之餘，以附於楚人之辭之後，爲尤可悲也已！……

這段酸腐的議論，與註毛詩的鄭玄，注楚辭的王逸的見識，倒可鼎足而三。我們固不信感甄之說，但也不相信這篇賦有什麽寓意，不過曹子建路過洛川，感於洛神的傳說，便學宋玉之賦高唐神女做爲這篇賦罷了。

我們須知黃河的祭典，不限於黃河的本身，凡與牠有關係的川流，都蒙了牠的恩惠。即與黃河無干的揚子江也受同等待遇。洛水即洛河出陝西定邊縣東南流合沮水渭水東入黃河。她既與黃河有密切關係，則祭祀之盛自不必說。而宓妃遂成爲河神傳說的主幹了。這項傳說在魏時還很發達。所以子建渡洛水時所有感觸做成這篇賦了。

對於河神的觀念，古人分爲三個時期，第一時期，不脫野蠻宗教觀念，神與人戀愛，是帶些甜蜜和慘酷性質的，是要取人的生命的。第二時期，神的性質漸漸溫柔了，美化了，常常遊戲人間和君王貴族來往，有時也竟窒絕情慾，講起冰雪之操。宋玉高唐賦中的神女，是同懷王戀愛過的，到了襄王時代竟『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了。在子建洛神賦也是『嗟佳人之信修兮，羌習禮而明詩』雖與子建款接，終未及於亂的了。到了第三時期如天妃的祀典才莊嚴起來，不涉兒女之情了。

但中國文人對於山神和水神的態度，終不大莊重。李義山儼然取『聖女祠』——山神之一·性者——形容他和女道士的戀愛。漁洋詩話亦說『巫峽中神女廟在叠霞山麓茅茨三間，而神像幽閒婉孌可觀，其西即高唐觀也』曰閒幽，曰婉孌其詞亦甚褻 至於什麼青谿小姑曲，聖郎曲無不說及男女愛情。我們初不解所謂，現在才知道與古代宗教祭典有關。

（三）湘妃怨與神絃曲

樂府詩集琴操有湘妃怨又有湘夫人曲。居然成了一種特別曲名了。自九歌湘君湘夫人之後，後人擬作者：多，如沈約，王僧孺，劉長卿，李賀，孟郊，陳羽，鮑溶等。

所值得討論的是六朝對於湘妃還不承認她們是舜的妻子，而以神看待。梁沈約湘夫人云：

瀟湘風已息，沅澧復安流。揚蛾一含睇，便娟好且脩。捐玦置澧浦，解佩寄中流。

王僧孺云：

桂棟承薛帷，眇眇川之湄，白蘋徙可望，綠芷竟空滋。日暮思公子，銜意嘿無辭。

他們所用故實皆取之九歌和傳說水神的故事——解佩乃鄭交甫在漢水遇水神的故事——措詞都不莊重，在詩裏還可以看出人神戀愛的遺跡。至孟郊之『南巡竟不返，帝子怨逾積，萬里喪蛾眉，瀟湘水空碧，冥冥荒山下，古廟收貞魄……』這兩位風流蕩佚的水神，坐在古廟裏爲那位重瞳的皇帝守貞起來了。

古代神絃曲富於言情份子，陸侃如先生已經說過，我們現在來引證幾首。古今曲錄神絃歌十一曲，一曰宿阿，二曰道君，三曰聖郎，四曰嬌女，五曰白石郎，六曰青溪小姑，七曰湖就姑，八曰姑恩，九曰採菱童，十曰明下童，十一曰同生。

錄其數首以覘這些詩的內容。

白石郎，臨江居，前導江伯後從魚。

積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豔獨絕，世無其二。

右白石郎曲共二曲

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

右青谿小姑曲共一曲

赤山湖就頭，孟陽二三月，綠蔽貢荇藪。

湖就赤山磯，大姑大湖東，仲姑居湖西。

右湖就姑曲共二曲

唐王維祠漁山神女歌是魏濟北從事弦起的故事。張茂先神女賦序，述征記，均有記載，見郭茂倩樂府詩集。但我以爲漁山神女，當係水神，十道志云：『漁山一名吾山，漢武帝過漁山作瓠子歌云，「吾山平兮巨野溢」是也』王維歌云：

坎坎擊鼓，漁山之下，吹洞簫，望極浦：女巫進，紛屢舞。陳瑤席，湛清酤。風淒淒，又夜雨，不知神之來兮不來，使我心兮苦復苦！（迎神）

紛進舞兮堂前，目眷眷兮瓊筵，來不言兮意不傳，作暮雨兮愁空山！悲急管兮思繁弦，神之駕兮儼欲旋。倏雲收兮雨歇，山青青兮水潺湲。（送神）

『不知神之來兮不來，使我心兮苦復苦！』與『結桂枝兮當佇，羌愈思兮愁人！』相類『目眷眷兮瓊筵』與『忽獨與予兮目成』相類。『來不言兮意不傳』與『入不言兮出不辭』相類。王維作此歌雖有心模擬九歌但唐時尚有河神祭祀，是可以 此證明的，不過那將活鮮鮮的人投到水裏去的慘劇，恐怕早已消滅了，這不過是人神戀愛的殘影罷了。

（四）水神與人戀愛的故事

除了后羿，虙妃戀愛，曹子建與虙妃相遇的傳說和想像之外，人與水神發生愛情關係的故事，當然不少。可惜古典湮沒者太

多，這種材料難以蒐集而已。但我們若決心到故紙堆中去尋，還可以尋出一大批呢。

列仙傳（見太平廣記卷五十九）說鄭交甫常遊漢江見二女，皆麗服華裝。佩兩明珠，大如雞卵。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勸他不要去，交甫不聽，跑到二女之前，用了幾句很巧妙的言辭問她們要佩。二女果然手解其佩交給他。他回身走了十幾步，懷中才得來的佩，已空空如也，再一看那二女也不見了。曹子建洛神賦『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以及後人常用『漢皋解佩』之語，皆指此。雖然交甫和江妃並無戀愛的事實，但後人覺將他這個故事當作戀愛的古典用，或者是受水神祭典的影響太深之故吧。（王嘉拾遺記玄天二女，是燕昭王時代的女仙或遊江漢或遊伊洛之濱，恐怕同交甫所遇二女相同。

剛才抄了一個青谿小姑曲，不知這首歌還有一個美麗可愛的故事哩。

吳均續齊諧記道宋元嘉中會稽趙文韶爲東扶侍，他的辦公處（廨）在青溪中橋。一天晚上，秋月澄鮮，雲淡風輕，文韶徘徊月下，不覺引起思家的感想，倚門唱烏飛曲。忽有青衣，年約十五六歲，走來對文韶說道：『我家小姐聽見你的歌聲覺得很是可愛，所以叫我問你一聲。』文韶道，『既然如此，便請你家小姐到我這裏玩玩如何？』那青衣便回去，過了不多時候，來了一位女郎，年紀約十八九，容貌美麗異常。對文韶說道：『聞說你善於唱歌，能爲我作一曲否？』文韶即爲她歌『草生盤石上』聲調甚是清美。女郎顧青衣取箜篌鼓之，冷冷似楚曲。又命侍婢歌『繁霜』，自脫金簪扣箜篌之。那婢女唱道：

——歌繁霜，繁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

那女郎在文韶流連宴寢。將旦別去，以金簪送給文韶，文韶也贈她銀盌，和瑠璃匕。明日他發見那些送給女郎的紀念品都在青溪廟裏才知道昨晚相逢的是青谿神女。

干寶搜神記說廣陵蔣子文嘗爲秣陵尉，因擊賊傷而死。吳孫權時封中都侯，立廟鍾山。異苑曰：『青谿小姑蔣侯第三妹也』

墉城仙錄杜蘭香條（見太平廣記[illegible]有一個漁翁天天在湘江洞庭等處打魚，一天，在岸邊走過，忽然聽小兒啼聲，四顧無人，惟三歲女子在岸側。漁翁很可憐她，將她抱回養育，養到十餘歲出落得『天姿奇偉，靈顏姝瑩』好像天仙一般。忽有青童靈女，自空而下到漁翁家將她帶去。她臨上昇的時候，對她養父說道：『我仙女杜蘭香也。有過謫于人間，玄期有限，今去矣』以後她還不忘老家，時常回來走走。

後來她於洞庭包山，降在張碩家裏，張碩也是修道的人，蘭香降在他家三年授以舉形飛化之道，碩以後也成了神仙。初降的

時代留玉簫，玉唾壺，紅火浣布以爲登異之信。又一晚，命侍女賣黃麟羽帔，絳履，玄冠，鶴氅之服，丹玉佩，揮劍授給張碩道：「此上仙之所服，非洞天之所有也」可見張碩是在天上是位列仙班了。

這段故事有如「渦提孩」（徐志摩譯）不過後半不像。李義山詩「綠萼華來無定所，杜蘭香去未移時」即用此典。

吏逸玄宗在東都晝寢於殿，夢見一女子，容色穠艷，梳交心髻，大被廣裳。拜於牀下，自說是凌波池中的龍女，衛宮護駕，幾也有功，因爲知道皇帝洞曉音樂，想請他賜一曲，以光族類。帝於夢中爲鼓胡琴拾新舊之聲，爲凌波曲。龍女再拜而去。後將這個曲子翻入琵琶，宴從官於凌波宮，臨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復定。有神女出於波心，乃昨夜之女子也，良久方沒。遂遣置廟於池上，每歲祀之。

此外則博異志許漢陽遇着一班龍女，家中景物異常奇怪。……青衣命漢陽入中門，見滿庭皆大池。池中麥荷芬芳。四岸斐如碧玉，作兩道虹橋，以通南北。北有大閣，上階，見白金書曰「夜明宮」四面奇異木，森聳連雲，……其中有奇樹，高數丈，枝幹如梧，葉似芭蕉，有紅花滿樹未吐……一女郎執酒，命一青衣捧一鳥如鸚鵡置飲前欄干上，叫一聲，而樹上花一時盡開，芳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婉麗之姿，摯曳之服，各稱其質。諸樂絃管悉備，其人再拜，女郎舉酒，衆樂俱作，蕭蕭冷冷，審如神仙。

龍女還對許漢陽吟詩有「海門連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載一歸來，辛苦瀟湘水」之句，原來她們和「湘夫人」是有鄉誼的。龍宮景物如此奇妙，龍女們也非常婉麗。可惜漢陽同她們作別之後，聽見那晚水上溺死幾個人，一人復蘇，說龍女留客喝酒，拿他們去當酒掾。漢陽自覺腹中不安，吐出鮮血數升，才知道龍女們是用人血當酒的，她們美妙風光中，蘊藏陰慘的影子，這又露出人犧的本色了。

此外續玄怪錄李靖曾代龍夫人行雨，劉貫詞曾替龍送信。都沒有戀愛，戀愛的故事，要推李朝威異風集中那篇柳毅傳了。這篇文字載魯迅先生編的唐宋傳奇集上卷，是很容易讀到的。大概說唐儀鳳中儒生柳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別。路上遇着一個牧羊婦人，極其美貌，但像有什麼愁苦似的。柳毅同她談起來，才知道她是洞庭龍君之小女　父母將她配嫁涇川次子。舅姑和丈夫待他極壞？聽說柳毅要回湘便請他帶一封信給父母。柳毅到家鄉後，依着龍女教他下水的法子，果然到了洞庭湖下的靈虛殿。只見「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精，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

神，奇秀深杳，不可殫言』見了洞庭君之後，呈上書信。洞庭君聽了，非常悲傷。這事又爲洞庭之弟錢塘君所聞，大爲震怒，忽然現出原形，破空飛去。沒有多時便將龍女救回來了。以後柳毅和龍女結了婚。成了神仙。

這類故事其多無比簡直是鈔不勝鈔，我想舉了這幾個例也夠了。我們所要注意的。有以下幾歘：

（一）所舉水神龍女之例，十九與湘，洛，洞庭，漢水有關。好像這幾條水是水神的特產區域。

（二）唐以後水神半爲龍女，這是受了印度文化的影響。但唐以前的水神還不脫湘夫人河伯的模型。

（三）模寫人神戀愛和水晶宮的景物，雖與九歌有簡單詳細之不同，顯然是受了九歌的暗示。

除了人與神戀愛之外，還有一種『感孕說』本來履大人跡，呑朱實的傳說原是很多的，其中感河水而受孕則不能說與河神祀典無關了。而且又大都與湘瀟各水有關，便更奇了，如集仙錄的褒女浣紗於瀘水上，雲雨晦冥，若有所感而孕。她是漢沔二水之間的住民。道家雜記的張魯女浣衣山下，有白霧濛身，因而有孕，恥之，自裁將死，謂其婢曰：『我死後可剖腹視之。』婢如其言，得龍子一雙，遂送於漢水。既而女殯於山後，數有龍至，其墓前成蹊。雖這種神話，都極荒唐可笑，但以河神祭典而論，又未嘗沒有研究的價值。

信筆寫來，不覺寫了二萬餘字，已經寫得我頭也昏了，腕也酸了，就此收住吧。不過臨末我還要說一句；因爲我的參考書太少，而且時間又有限，這篇文字中所有引證的材料也許有許多舛誤遺漏之處，只有候將來校正了。再者中國古代的宗教不但與文學大有關係，還有別的方面，我希望有江紹原先生其人者，抱着著鬚髮爪的態度，將傳說的山精水怪，木魅花妖，用系統的方法，敘羅爲一部書，看看牠們對於我們中國的文化，風俗，民族性，……究竟有什麼影響？這就是我著這篇文字的希望之所在了。

詩

譯羅蘭姍 Laurencin 詩

馬特

鎮靜劑

比無聊的女
更可憐的
悲哀的女
比悲哀的女
更可憐的

不幸的女

比不幸的女
更可憐的
病的女

比病的男
更可憐的
被棄的女

比被棄的女
更可憐的
無依的女

比無依的女
更可憐的
被追放的女

比被追放的女
更可憐的
死的女

比死的女
更可憐的
被忘却的女

瑪利，羅蘭姍(Marie Laurenoin)是現代法國，不，全世界最偉大畫家的一人，她于一八八五年一〇月三一日生于巴黎。她的藝術完全代表女性的藝術——我們毋寧說是女的藝術——。立體派美學建設者阿普爾涅耳(Guillaume Apollinaire)說『瑪利羅蘭姍在繪畫的藝術上全然表現着女性的美學』『這樣一女人的藝術是我們一時代的榮譽』不但她的畫如此，即她的詩歌亦溫柔明媚富有魔力。假使她沒有投在立體派(Cubisme)野獸主義(Le Fouvisme)與瑪隸斯(Henri Matisse)畢加稣(Pablo Picasso)等完成她對于造型藝術的使命，我們可以不躊躇地發見我們這位現代的大女詩人了吧。

——譯者——(Oct-10, CMC XXVIII, 京都

現代社會科學叢書

——青年政治知識的寶庫——
——大學專門學校的好教本——

左列三種已出版

近代歐洲外交史　周鯁生著

此書從維也納會議起，直至戰後巴黎和議止，所有近百年來之外交風雲，各國外交政策，以及外交家操縱之手段爲研究外交與政治之人所亟欲明瞭而無法以窺見其全豹者，得此書不啻得一寶筏。且此書於各項條約，均加以批評，各時代之分析亦極明白，復於篇首指陳外交史之研究方法，實爲各學校中最好之外交史課本。凡平日景仰著者之言論而欲一讀其苦心結構之傑作者，更不可不手置一本。全書四百六十餘頁，道林紙精印。

〔定價〕紙面二元四角　布面三元　〔郵費〕七分半

比較憲法　王世杰著

是書八百餘頁，都四十萬言；是著者多年研究的結晶，是近來吾國學術界一大異彩。舉凡現代憲法問題，是書一一繫以列國實例及各學者之主張；理論事實應有盡有。任何複雜制度，任何艱深理論，是書俱能以極顯豁文字說明之，初學讀此，不難了解；而對於憲法學業有相當造詣者亦可由是得着許多新的知識，新的見解。信爲學校的最良教本，教師的最好參考書。書中對于國人最近所主張或反對之諸種政制，如委員制，聯邦制，職業選舉，女子參政，比例選舉，複決，彈劾，直接罷免之類，言之尤詳；書末並附述吾國二十餘年來制憲問題之經過。凡留心吾國政治改造的人，亦當以是書爲良伴。（道林紙精印）

〔定價〕紙面三元八角　布面四元五角　〔郵費〕一角五分

各國社會運動史（上册）劉秉麟著

近年來農工運動，婦女運動，以及各種社會運動，風起雲湧，而關於社會運動社會思想之出版品，亦多重床疊架，紀載紛繁，讀者每苦其無系統可尋。本書純用歷史家的眼光，搜集各國此項史料，並將當時最重要之思想，與最重要之組織，貫散成統，輯成一書。爲欲透澈社會運動之根源，及無產政黨之組織者，所不可不讀。際茲二十世紀社會思想發達之時，歐美各大學中，多增設社會運動史一科。中國各校，最近亦多添設，是此書同時可以供各學校教科之用。全書分二册，現上卷已出版，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留英學報

每年兩册　定價每册五角

第二期目錄（本年六月出版）

英國退還庚款問題……蜀
現代美國心理學者之政治思想……朱光潛
論北歐的模子……鄭振鐸
世界造船業的近況及統計……譚譽乙
論科學救國……朱皆平
方政府之研究（續）……劉迺誠
英國學校寄宿舍的生活……蔣鎮曾
留學生應有的決心……駱英綸
出洋學生之感想……何　讓
建于社會學基礎上之和平觀……傅尚霖
埃及遊記……蔣鎮曾

第三期目錄（本年十二月出版）

英倫工黨第一會……張士釗
中國航務問題……蜀
行爲主義……朱光潛
城市之面積用途與其分層原理朱皆平
世界造船業的近況及統計（續）譚譽乙
編劇家之藝術……潘澗譯
金本位金匯兌本位及金鎊本位之比較……崔毓琛
現代基爾特社會主義學家的民主社會……龔長麟
旅行（小說）……老舍
留英中國學生會總會會務記……記者

代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本行收足資本國幣二百五十萬元
公積金國幣七十八萬元

專營業務如下

活期定期存款　各種儲蓄存款　抵押貼現放款
國內國外匯兌　電匯票匯押匯　保管珍貴物品
買賣有價證券　開具旅行匯信　發售有利素紅禮券

印有各種詳細章程函索即寄

總行　上海寧波路九號　電話六八〇五〇

分行　上海虹口　上海界路　蘇州　無錫　常州　南京　蚌埠　天津　漢口　南通　長沙

浙江興業銀行廣告

本銀行於前清光緒丁未年設立至今已廿一年收足股本二百五十萬元公積金一百五十四萬零五百餘元辦理各種存欵放欵國內外匯兌各種押滙業務自設保管庫貨棧並經政府特許發行兌換券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種發行準備金與營業準備金完全劃分

總行　上海北京路七十八號

電話　董事室　中央二六五〇號
總經理室　中央八四五九號
經理室（營業儲蓄部）中央八四六〇號
金幣部　中央七四一三號

分行　杭州　漢口　天津　北京　哈爾濱

代理處　各省及外洋各國均有

上海 浙江實業銀行廣告

營業要目

營業部　各種存款　各種放款　各種匯款　代理收款
國外匯兌部　各種外國貨幣存款　進出口押款　購買各種票據　買賣各國貨款
儲蓄部　各種儲蓄存款
信託部　保管物品　出租保管箱　代理買賣有價證券　均訂有詳細規則承索即奉

地址　漢口路十三十四號　電話中央七一二一　七一三五號
漢口行　漢口湖北街　電話四二〇三號　三二〇一　—三二〇二號
杭州行　杭州保佑坊七十六七十七號　電話九〇三號　七五〇號
虹口行　上海百老匯路一二八三號　電話北二六〇〇號